

华东师范大学跨世纪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当代小说阅读笔记

许子东 著



Kuashiji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小说阅读笔记

许子东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 焰
责任校对 邱红穗
封面设计 陆震伟

当代小说阅读笔记

许子东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125 插页 4 字数 187 千字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2,000 本

ISBN 7-5617-1679-6/I·156

定价 17.00 元

序

许子东先生的论文集即将出版，约我为序，我乐于答应为之。因为许先生是我的朋友，也曾随我在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读过，现在香港岭南学院任教，是海峡两岸三地现代文学领域中的佼佼者，更是少数大陆学者中真正关心海外（包括港台）华文文学的人。

当然，这本论文集的着眼点——和作者的真正功力——还是在中国大陆的文学，内中对当代几位作家——如贾平凹、阿城、韩少功、王安忆——及文学现象——如革命小说、新时期文学及知青心态和红卫兵文学——的分析，都是内行人的真知灼见。而我最欣赏的一篇文章是《一个故事的三种不同写法》，作者把三个完全不同的文本——曹禺的《日出》、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张爱玲的《第一炉香》——并置在一起阅读，非但使人一新耳目，而且也使我们体会到张爱玲的文学技巧中独特的女性眼光。这篇文章的英文原稿，是当年在洛杉矶加大的一门“女性文学”（主要研究张爱玲）的研究生课提交的论文，中文改写以后，内容更见充实，启发良多。

许子东先生受业于上海华东师大，是钱谷融教授的得意门生，八十年代中曾以《郁达夫新论》一书震撼中国学术界。因为他发人之未发，直接面对郁达夫的个人感情和艺术面，触动了当年很多学者不敢多碰的“禁区”。也因此书的盛誉，许子东被校方破

格升级，成为全国大学中文系中最年轻的副教授。然而他并不热衷名利。来美以后，先在芝大作访问学者，后来更再自降一级，随我到加大洛杉矶分校作研究生，这是一般人不愿为的“下地狱”作法。记得我曾警告他学英文之苦及美国学院压力之重，但他毅然决然地咬紧牙关苦下功夫，在短短的两三年中便已完成学位课程，而在英文写作上更是突飞猛进，目前可以用双语写作。在香港这个学术环境中，这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因多一种语言的助力，也使得许子东开阔了视野和方法，无形中使他的中文书写语言也增加了一份深度和距离，没有卖弄，也毫不自鸣得意，娓娓道来，使得一般海外读者可能仍感陌生的题材读来生动有趣。这是许子东不同于有些大陆学者长篇大论或往往滥用大字眼的长处。他的研究方法，仍以小说人物的分析为主，将之布于论文的“前景”，然后再放在历史文化的范畴中。这种方法，看似“保守”，但却能勾划出一个生动的轮廓，不像一部分纯以西方理论为依据的学者把活生生的文学写成死板的抽象语言。

我喜见这本面目一新的论文集的出版，也更乐意向海内外的读者同行介绍这位优秀的大陆学者。

李欧梵

目 次

序	李欧梵
---------	-----

第一辑

读张承志的《金牧场》与《金草地》	3
当代小说中的现代史 ——论《红旗谱》、《灵旗》、《大年》和《白鹿原》 ..	23
重读《日出》、《啼笑因缘》和《第一炉香》	47
刘心武的小说与“新时期文学”	71
寻根文学中的贾平凹和阿城	94
《爸爸爸》与《小鲍庄》	109
解读中篇小说《伏羲伏羲》	124
王蒙的通俗小说？	132

第二辑

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	147
当代中国青年文学中的三个外来偶像	175
当代小说与青年思潮	192
两岸“乡土文学”中的一个共同主题	201
当代华文散文中的动物意象	208

附录

巴金与“青年革命心态”	231
个人与集体	238
从方法出发？还是从现象出发？	245

后记	250
----------	-----

第一辑

读张承志的《金牧场》与《金草地》

一、《金牧场》与《金草地》

张承志的《金牧场》完稿于1987年初，同年10月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印行了精、平装两个版本。张承志声明说这“是我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①（虽然其实他今后还有很多年可以写作，1993年他的《心灵史》被收入青海人民出版社的《回民的黄土高原——张承志回族题材小说选》时亦被标为“长篇小说”。）既然是“唯一”，当然有其独特的意义。《金牧场》或可视为张承志创作中的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第一，这个长篇浓缩、并置和概括了他前期作品（《绿夜》、《黑骏马》、《北方的河》、《胡涂乱抹》等^②）中几乎所有的心情感觉思想素材，而且同时也透露了他日后的书写方向：以某种宗教精神来批判和拯救当代中国文化。这是一次“把二十年思索获得的思想装进一个框架”^③的精神总结，也是作家心理上的“一次真正的成人式；是告别我这已经太长的青春的祭典。”^④第二，《金牧场》也是张承志在小说形式上的一次颇具野心的试验。自《金牧场》以后，他开始放弃小说叙述，转用历史研究（史诗？）和散文诗来继续他一贯的浪漫主义抒情。

《金牧场》不仅在张承志那里很重要，放在整个文革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背景上看，亦有其特殊的价值。这是当代作家第一次

在长篇格式里以结构主义观点叙述种种复杂的红卫兵——知青心理经验。《金牧场》里，既有韩少功同情的知青颓唐（《飞过蓝天》^⑤）和梁晓声讴歌的知青理想（《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⑥），也有寻根派的寻找精神家园的主题以及类似史铁生式的乡民学生情感沟通。而且，作为“红卫兵”这一名称的首创者，张承志在《金牧场》里为“红卫兵精神”作了曲折而又明显的诠释。除了他后来以日文出版（又拒绝“译”成中文）的《红卫兵的时代》（岩波书店，1992）以外，《金牧场》可以说张承志用文学方式讨论中国红卫兵运动的最重要的一个文本。

然而在1994年下半年，张承志通知作家出版社，“永远地停止了《金牧场》的再版。”^⑦用作家自己的解释，是“为这部长篇小说的不成功遗憾。”^⑧用评论家的理解，则是作家为了“减轻自己《金牧场》情结的痛苦与羞愧。”^⑨与此同时，张承志将三十万字的《金牧场》删改成了另一部十六万字的长篇，改题为《金草地》，1994年9月在海南出版社出版，印数五千。

张承志为什么会对《金牧场》如此不满乃至要“重写”呢？在文学史与当今文坛上，许多作家以各种方法重印作品，反复修改自己“名作”的情况也很常见。但将一部长篇删却一半，变成另一部长篇，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多。所以，本文所感兴趣的，并不只是《金牧场》或《金草地》的复杂意义指涉，更是两个文本之间的结构差异，即《金草地》对《金牧场》的具体改写过程。《金牧场》在1987年是当时红卫兵一知青精神历程的一个文学总结。到了1994年出版《金草地》时张承志已成为当今中国（大陆）颇令人注目也引起争议的“抗战文学”的旗手。^⑩因此，考察一下从《金牧场》到《金草地》这七八年间，作家想删除些什么修改些什么，作家想保留些什么发扬些什么，是否也可从中一窥从寻根反思文学主流到“抵抗投降”的“新左派思潮”之间的若干发展线索？

《金牧场》分上、下两部共十章。每章均由J部和M部及黑体字段落三部分所组成。而在J部和M部里又各有主、副两条叙述线索。J部的主线是小说主人公“我”在日本东京做访问学者的生活实景，副线是主人公若干年前考察青海、新疆时的印象片段。M部的主线是“我”在文革中期于内蒙草原插队放牧的现实经验，副线则是“我”在文革初作为红卫兵沿红军长征路步行串联的回忆线索。黑体字部分则大都是较抽象的散文诗或寓言。在上部中每章的秩序是黑体字—J—M，在下部则改为M—黑体字—J。无论在J部和M部，主线和副线通常是有规则地每隔数页间隔切换，但有时也会搅拌混杂在一起，隔段甚至隔句跳跃。有些局部有意识流效果，但总体上是规则地布局：以共时态的结构并置原本历时态发生的四个故事四种生活状态：留日、考察、插队、“长征”。或者可以说是主人公的四个身份四种心情被并置在一个叙述平面上：中国人、学者、知青及红卫兵。

简而言之，《金草地》删改了上述留日和插队的生活实景，保留和重申了大西北考察和红卫兵“长征”的心理状态。在叙述层面上，可以说《金草地》是在删除“故事”，保留“抒情”。

二、被删除与被修改的

《金草地》对《金牧场》的第一个删改重点就是留日生活实景。贯穿《金牧场》全篇的主人公“我”在东京的生活大致由下列四个部分合成。一是现代都市氛围的压迫（及一些令“我”厌恶的人与事）；二是两位“正面”的日本人形象：“我”的研究伙伴平田英男与女友夏目真弓；三是“我”对摇滚歌手小林一雄的歌曲的痴迷；四是转述六十年代日本左翼“全共斗”在东京大学造反被镇压的历史。在《金草地》里，上述第一、二部分完全被删除，第三

部分删去了“我”的痴迷只保留歌词，只有第四部分完全保留。

长篇《金牧场》开始于主人公“我”搭乘国际航班赴日。虽然“衬衫的硬领卡着脖颈”，要威士忌须用生硬外语且有漂亮空姐来提醒他“No Smoking”，但主人公在看到富士山影再抵达“新东京国际空港”时，还是“意识到自己正被一股兴奋攫着”，“有一种……终于达到了目的的快乐。”^①作家巧妙地使用了乘客在飞机降落后感到耳鸣及听觉短暂消失的细节，让主人公先晕眩于一个绚丽浓烈而又无声的都市夜景，“海上火灾”，Coca Cola，资生堂男性化妆品、美 Ling……然后突然，主人公恢复了听觉，光怪陆离的灯影顿时变成“令人头颅膨胀”的尖锐噪音尘世轰鸣。从此以后，主人公一直对现代都市的繁华喧嚣感到烦噪和压抑。他住在宿舍里，感觉像牢房，^②他百无聊赖打电话，可人们都在庸俗地忙碌，并不在意他的孤独；他去大学上班，只感到“一些硬白领和考究的衣料逼近又离开”，而他“自己的躯肉在硬硬的西服里正一阵阵地掠过一种痉挛”。^③他大量地喝“纯”酒，甚至也去“欢乐街”，虽没有像前辈留日作家郁达夫的主人公那样真的“为国沉沦”，却也在抹满脂粉的女人和性病医疗广告前，又恶心又怅惘地联想到“每个中国留学生每个亚洲人在东京，都觉得自己在挨着欺负和侮辱。”^④

夏志清教授早指出过留学环境对中国现代作家思想及艺术倾向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即使把自由派与激进派的纷争看做留美、留英学生与留日学生的纷争也不为过。”^⑤张承志的个人气质与艺术取向当然和前后期创造社作家不同，可是在他那里，我们却再一次看到中国作家如何在东洋邻国痛切感受祖国的屈辱地位。《金牧场》主人公激动焦灼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五四留日作家们当年的屈辱感的基本区别在于：郁达夫等，是首先感受个人的心理情欲苦闷并诉诸艺术的形式，然后再随着二、三十

年代左倾思潮的发展才逐渐使用较系统化的民族——国家语言来诠释他们的浪漫情绪。^⑩而张承志是在一个民族——国家语言高度系统化制度化的文化环境里成长并开始识字和写作的，所以《金牧场》主人公的几乎任何生理感官触觉，都有意无意地渗透着民族——国家意识。比如他讨厌日本教授大汤常喜，不仅因为大汤肥胖、秃顶，更因为“大汤在他刚刚来到这间研究室时向他问了一个侮辱意味的问题：‘您还回中国吗？’”^⑪中国姑娘胡彩霞，因嫁人改名“镰田枝子”，也使主人公十分不悦。^⑫小说里更勾勒了不少中国学者的“无耻”：“陈先生每看见一座楼就啧啧地说一声嘿瞧人家这楼”；麦先生抗日期间曾就读满洲国立大学，所以是汉奸；而周先生看上去“气度轩昂、彬彬有礼”，也“忧国忧民”，“痛贬时弊”且“一生坎坷”，但主人公特别感到恶心因为周先生讲演时当众“哽咽”：“决不能让悲剧重演啦——呜呜呜！”应该指出，《金牧场》中被戏谑漫画的“丑角”大都不是日本人（除了大汤），而是有失尊严的同胞。周先生错在哪里呢？不仅仅因为“男儿落泪”，《金牧场》的主人公也常常在小林歌声或友人目光下几乎落泪。也不全因“出卖苦难”，主人公也自嘲他的草原抒情为“卖血”（“我的血能记忆”）。看来关键仍在内外有别的“家丑”意识。“你对着日本人哭什么是你遇上知音啦还是你在这儿装洋蒜——你哭可以回家以后对着你老婆哭个够嘛”^⑬这是对矫情的真诚愤怒，但愤怒方式也有些夸张。更戏剧性的细节发生在主人公漫步东京街头时。时而碰到高喊反共口号的右翼高音喇叭车，时而又遇见播放《国际歌》寻求捐款的左派宣传车，但最出乎意外的是突然有个老人在雨中跪在身着中装的主人公面前：

湿人直硬硬地，咚地跪在雨水里，呜呜地哭了起来。那

柄伞被掀在水洼里，在风雨里缓缓地翻转。接着湿人开始撕自己的头发。他（主人公—引者注）的心猛地一抽。

“中国……”那人揪扯着头发哭泣着。

这是一个原来的日本兵。……^{②①}

小说主人公“尽力忍住心里的激动，和颜悦色地”扶起当街跪着的老人，但却拒绝和老伯一起去喝杯茶拒绝听那昔日日本兵的忏悔。“他突然心情恶劣。他挺直胸脯，把雨伞举正，拔腿离开了那个老人。我不是中国外交部……我不愿冒领失物，冒充个接受赎罪的人物，我讨厌人人冒充中国外交部。”^{②②}主人公在这里看似推却国家的名义，但整个情节的设置恰恰突出和强化了个人和国家名义之间的关系。有意思的是，主人公后来在生活压力日甚心情烦躁苦闷之时，常会漫步繁华街头暗暗期待再遇见老兵。这个细节极具象征内涵：这是（同代人的通病）以昨日的苦难来慰藉今日之焦灼呢？还是（像前辈一样）以民族——国家语言来解救个人情感危机？

《金牧场》里的东京并非黑暗一片，平田英男和夏目真弓便分别代表了主人公所欣赏日本人的踏实理性工作态度和绚丽神秘的美感。平田和主人公合作，一起从事中亚古文献《黄金牧地》的研究和翻译。在主人公生病、潦倒及工作受挫时，总是平田默默相助。真弓小姐的形象更复杂些。她不仅美丽多情，也极有主见；不仅在街头募捐，也着迷人的和服为主人公跳舞、插花，而且能洞见主人公的内心，“你显然受了中国伊斯兰教的遭遇的刺激”，一语中的。张承志后来在《金草地·序言》中特意介绍真弓是“出身被歧视的部落民的日本基智教徒。”与主人公倾心于“人民的暴力主义”^{②③}不同，真弓崇拜马丁·路德·金。政见虽有不同，但不妨碍真弓说主人公像她从前恋人，临别之际还告诉以男

子汉野性自许的主人公：“你的脸真美！……”^②

所有这些故事，在《金草地》里都被删除了。

东京故事在《金牧场》中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结构主义布局的基本效果就1加1加2并不等于4。在每章的J部，喧哗都市总伴随着大坡戈壁画面；其间透出“回汉”、“中日”双重的民族对峙；再与M部的知青苦难红卫兵长征构成呼应对照，于是异国奋斗又接续了青春反叛传统。

但为什么张承志不惜拆掉这多重含义的叙述结构，在《金草地》里裁掉绝大部分的异国背景呢？主人公的东京经历，在我看来，并不仅是增加《金牧场》的现代气氛和可读趣味的异国情调，也不只是对日本的批判或美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重新诠释红卫兵精神重新理解知青（及草原）苦难的一个当代参照——守卫昨日的梦，正是基于今日的危机感。抽掉东京背景之后的《金草地》，基本上也就淡化了《金牧场》的两个基本抗争主题之一：民族屈辱感。（或许这也是因为作家已将这条抗争线索转移到《心灵史》及《清洁的精神》等一系列新作中去且进一步强化了^③。）而另一个抗争主题，即反都市崇尚荒原，则转换了一种表现形式：《金牧场》是喧哗都市与荒芜高原并置对照，《金草地》则是让浮躁的都市读者在喧哗背景下阅读文本中的荒凉。（作品在开放特区海南出版，是否偶然？）究竟是作家因为太酷爱内蒙草地和伊斯兰高原，所以才怀疑恐惧并抵抗浮华都市呢？还是因为作家反感仇恨（甚至是基于自卑的仇恨）都市秩序，所以才制造荒芜的“他者”（The other），以关怀、解救浮城废都——这个令很多沈从文研究者困惑的悖论，在张承志身上，也未见得能迅速理出简单的因果。

《金草地》对《金牧场》的第二个删改重点是知青苦难。

《金牧场》里的知青故事大致可分写实与抒情两个部分。前

者包括“我”与小遐的恋情，“我”与“蓝猫”的友谊，女知青“越男”因“血统论”压力而嫁给牧民，知青头头切切的复杂性格，以及李子葵、徐莎莎等知青的遭遇、挣扎和颓唐等等。这些故事在《金草地》里基本上都被删除了。而抒情部分则主要表达“我”与额吉(jie, 蒙语母亲或奶奶)的情感沟通，穷困的牧民在草原上大迁徙以及“我”面对草原所得到的感悟。这些段落几乎全部保留在《金草地》里，其中牧民大迁徙更成为改写后的长篇中唯一的情节主线。

不难理解张承志何以要在1994年删去那形形色色悲惨的知青故事。一则这些故事已在韩少功、王安忆、阿城、陈村、孔捷生、梁晓声等人的知青文学中多侧面地展示过了。张承志自己的《黑骏马》和《绿夜》也早已被认为是知青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文本。二则这些知青遭遇，既和民族意识无关，也无法表达反都市文化的情结，（学生在乡村受苦，岂不反证城市进步？）所以，删不足惜。

然而，如上所言，《金牧场》的结构已有其生命，删除一些线索必然会影响乃至改变其他（被保留）部分的意义。比如第七章写蓝猫等知青绝望颓唐以酒浇愁，然后唱“知青之歌”，歌声使得坚强的主人公“心里涌着一浪又一浪的酸酸的潮，这是蓝猫写的歌呵。我觉得我得心里臭骂着自己才能忍住泪。”^②这段伤感文字在《金牧场》里是装嵌在几段抒发红卫兵豪情的回忆之中。本来这“知青之歌”与红卫兵模仿红军攀登天险腊子口恰恰构成互补的反讽关系。由于《金草地》抽掉了知青段落，于是红卫兵的旧梦，就由可笑可爱可悲的复杂交织，“净化”为比较单纯的“可爱”了。类似的例子很多，都说明《金牧场》的思想被单独抽出来“坚持”“重申”时，其作品内涵的复杂性受到了削弱。

三、被保留和被重申的

在东京背景与知青故事这两条被删的线索中，《金草地》醒目地保留了“全共斗”的历史叙述，小林的歌词，以及绝大部分与草原母亲有关的抒情文字。

但“绝大部分”与全部毕竟不同。即使是有心“重申”草原母亲的伟大，额吉的形象和意义在《金牧场》和《金草地》里还是有所不同。

知青上山下乡有不同方式。梁晓声记录的是兵团：一种半军队形式的发工资的农场；阿城陈村史铁生描写的是插队：若干学生自成一户，编入农村最基层生产单位；而在张承志那里，每个知青都单独入住牧民家里。虽然知青间仍聚会来往，但每日之食宿起居，都和牧民（而非其他学生）在一起。相对来说，最后这种形式，对城市学生的改造应该最为彻底。农（牧）民不仅成了学生的劳动伙伴“再教育老师”，而且也成了他们的家人（母亲）。

但倘若，这个牧民家庭已经太多孩子，并不真心欢迎住进来一个学生（只是因为毛主席说：“……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所以必须欢迎）；或者，主妇本来就不喜欢孩子，何况非自愿接受的“养子”？也可能，额吉也有强烈的“反都市心态”，讨厌城市文明有关的一切人和事？

然而，张承志好像没有碰到这些情况。《金牧场》里的额吉朴素善良，十分疼爱和理解她的“都市养子”。她年轻时曾是瘫子，父亲暴戾严厉，所爱的男人又是瞎子。艰难身世使额吉变得刚强坚忍。她外表粗糙，表情冷漠，且十分迷信。但主人翁“我”深深感觉这位草原母亲的细心和柔情。作为一个二十来岁的英俊小伙子，他在额吉那里得到的不仅是贫下中牧的教育、帮助，更是